

鲁迅大全集

主 编：李新宇 周海婴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长江文艺出版社

鲁迅大全集

主编：李新宇 周海婴

第30卷

学术编

1926—1931年

附录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大全集·30 / 李新宇 周海婴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 - 7 - 5354 - 4404 - 2

I. ①鲁…

II. ①李…②周…

III. ①鲁迅著作 - 全集

IV. ①I210.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1907 号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罗小洁 安波舜

封面装帧:孙 嵩

特约编辑:赵爱学 陈 灿

内文版式:武 然

助理编辑:车兰兰

责任印制:张志杰

目 录

一九二六年

汉文学史纲要	3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5
第二篇 《书》与《诗》	9
第三篇 老庄	18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24
第五篇 李斯	32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35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38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43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51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58
说目	66

一九二七年

唐宋传奇集	75
序例	77
唐宋传奇集卷一	82

唐宋传奇集卷二	97
唐宋传奇集卷三	114
唐宋传奇集卷四	137
唐宋传奇集卷五	159
唐宋传奇集卷六	172
唐宋传奇集卷七	192
唐宋传奇集卷八	205
唐宋传奇集卷末(稗边小缀)	226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	262

一九三一年

嵇康集	273
序	275
嵇康集第一卷	278
嵇康集第二卷	291
嵇康集第三卷	299
嵇康集第四卷	304
嵇康集第五卷	313
嵇康集第六卷	322
嵇康集第七卷	328
嵇康集第八卷	331
嵇康集第九卷	337
嵇康集第十卷	345
嵇康集跋	349
嵇康集逸文	351
嵇康集著录考	353
跋	358

目 录

附录

明刻本《嵇中散集》题记	359
文澜阁本《嵇中散集》校记	359
丛书堂本《嵇康集》抄本校记	360
汪士贤校勘本《嵇康集》校记	360
嵇康集考	361

附录

《寰宇贞石图》手稿	373
《俟堂专文杂集》手稿	400

一九二六年



汉文学史纲要

1926 年，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曾编有讲义，分篇刻印。当时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名“中国文学史略”（复简称“文学史”），后七篇名“汉文学史纲要”。此讲义于 1938 年收入《鲁迅全集》正式出版，名《汉文学史纲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寝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只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①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②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法，今不能知；书契者，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系辞下》）“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③（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

①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大商人。秦庄襄王、秦王政时为相国，后免职，忧惧自杀。门客编撰《吕氏春秋》，26卷。葛天氏：传说中远古氏族首领之一。八阙：《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认为即《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

② 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学者，曾遍注群经。所撰《诗谱》，于《诗经》风、雅、颂所说地域、时代等说明甚详；《诗谱序》总论《诗经》与时代关系。上皇：即伏羲氏（亦称庖牺氏），相传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等。

③ 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其文今具存于《易》^①，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许慎^②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序）指事、象形、会意为形体之事，形声、假借为声音之事，转注者，训诂之事也。虞夏书契，今不可见，岣嵝禹书^③，伪造不足论，商周以来，则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汉，文字弥繁，而撮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④者，列

^① 《易》：又称《周易》，古占卜书，分经与传。经有卦、卦辞、爻辞；传有十篇，系对经的解释。

^② 许慎（约 58—约 147）：字叔重，东汉人。所撰《说文解字》30 卷，系文字学专著。下文“书者，如也”，见唐孔颖达《尚书序》正义。八岁入小学，见《大戴礼记·保傅篇》。保氏教国子，《周礼·地官》载：“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书，也称六书。

^③ 岏嵝禹书：湖南衡山岣嵝峰，有碑文 70 余字，字奇古，传为夏禹所刻，当系后人伪托。

^④ 三皇：诸说不同。《帝王世纪》云：“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西汉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唐孔颖达《正义》：“三皇之书为三坟。”

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①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降及轩辕，遂多传说，逮于虞夏，乃有著于简策之文传于今。

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习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今所传有黄帝《道言》^②（见《吕氏春秋》）、《金人铭》^③（《说苑》），颛顼《丹书》^④（《大戴礼记》），帝喾《政语》^⑤（《贾谊新书》），虽并出秦汉人书，不足凭信，而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则殆犹古之道也。

由前言更推度之，则初始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⑥，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⑦，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稍隘之义，则《易》有曰，“物相杂，故曰文。”^⑧《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可知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

^① 有巢、燧人：传说中氏族首领。相传有巢教人构木巢居，号有巢氏；燧人教人钻木取火，始熟食，号燧人氏。

^② 黄帝：传说中上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道言》，先秦古书，已佚，散见《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如《吕氏春秋·去私》记黄帝之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③ 《金人铭》：刘向《说苑·敬慎》记孔丘在周太庙见一铜人（即金人），背有铭文云：“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④ 颛顼：《帝王世纪》载，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颛顼《丹书》语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

^⑤ 帝喾：《帝王世纪》载，帝喾“高辛氏，少皞之孙”，少皞为黄帝之子。《贾子新书·修政语（上）》记帝喾语云：“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也。”

^⑥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语见《说文解字》第3卷。

^⑦ 刘勰（？—约520）：南朝梁人。撰有《文心雕龙》10卷，50篇，为第一部系统性文学理论专著。下文自“三才所显”至“俱为文章”，见《文心雕龙·原道》。

^⑧ “物相杂，故曰文”：语见《易·系辞（下）》。物，此处指阴阳。二句意谓阴（--）阳（—）错综即为文。

象。至刘熙^①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说文》又有彣字，云：“彞也”；“彞，彣彥也”^②。盖即此义。然后来不用，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

刘勰虽于《原道》一篇，以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而晋宋以来，文笔之辨又甚峻。其《总术篇》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③所诠，尤为昭晰，曰：“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曰，“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精灵荡摇。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金楼子·立言篇》）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之笔。

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④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

① 刘熙：东汉末人。所撰《释名》8卷，以音同音近字释字义，推究事物命名之由来。

② “彞，彣彣也”：《说文解字》原作“彞，有文章也”。清段玉裁注：“彣，彞也，有部曰，彞有彣彣也。”“以毛饰画而成彣彣”。

③ 萧绎（508—554）：即梁元帝，自号金楼子。所撰《金楼子》10卷，为笔记体著作，今存6卷。下文的阎纂，即阎缵，晋人。曾为太傅杨骏舍人，《晋书》有传。伯松，即张竦，西汉末人。善作奏章，官丹阳太守。《汉书·王莽传》载时人云：“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引文中“今之门徒”、“精灵荡摇”，《知不足斋丛书》本作“夫子门徒”、“情灵摇荡”。

④ 阮元（1764—1849）：号芸台，清人，历任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著有《揅经室集》，其中《文言说》、《文韵说》、《与友人论古文书》等，论析文笔之分。其子阮福撰《文笔对》，谓“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此文收入所编《文笔考》，又见阮元《揅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第二篇 《书》与《诗》

《周礼》^①，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②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③中。“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王充《论衡·须颂篇》）或曰：“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纬书谓“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④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尚书璇玑钤》）乃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⑤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⑥，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秦燔烧经

-
- ① 《周礼》：即《周官》，记周官制和战国各国制度。约成书于战国后期。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但《冬官司空》已佚，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以《考工记》补之。
 - ② 外史：《周礼·春官宗伯》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三皇五帝之书，称“三坟五典”。西汉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 ③ 《尧典》：《尚书》第1篇，也称“帝典”。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等。《尚书》：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史事的文献汇编。
 - ④ 纬书：汉代人以神学迷信思想附会儒学经义的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七经纬书，统称“七纬”。《璇玑钤》即《尚书纬》的一种。明胡应麟《四部正讹》：“纬之名，所以配经。”原书已佚，明孙谷《古微书》、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有辑录。帝魁：南宋罗泌《路史后纪·黄帝纪》：“帝魁氏，大鸿氏之曾孙也。”传说大鸿氏系黄帝之子。《中候》：即《尚书中候》18篇，也是《尚书》纬书之一种。
 - ⑤ 《虞夏书》：指《虞书》和《夏书》。《虞书》记传说中尧、舜、禹等事迹，《夏书》记夏代史事。《商书》记商代史事，《周书》记周代史事。
 - ⑥ 《汉书·艺文志》：“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籍，济南伏生抱书藏山中，又失之。^①汉兴，景帝使晁错往从口授，而伏生旋老死，仅得自《尧典》至《秦誓》二十八篇；故汉人尝以拟二十八宿。^②

《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③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④，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其文质朴，亦诘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晋卫宏^⑤则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故难解之处多有。今即略录《尧典》中语，以见大凡：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金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
- ① 伏生，名胜。秦末汉初人。《史记·儒林列传》：“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下文“景帝”应作“文帝”。
- ② 汉人以《书》二十八篇拟二十八宿，《史记·儒林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孔臧与安国书云：‘旧《书》潜于壁室，歛尔复出，古训复申。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
- ③ 典、谟、训、诰、誓、命：《尚书》中六种文体。典，记帝王言行，为后代常法，如《尧典》。谟，记君臣谋议，如《皋陶谟》。训，记训导言词，如《伊训》。诰，施政文告，如《汤诰》。誓，临战誓词，如《牧誓》。命，帝王诏令，如《顾命》。
- ④ 《禹贡》：载《尚书·夏书》。记禹王划冀、兖、青、徐等九州，并记各州山川、土壤、物产和贡赋等级。近人认为，《禹贡》或为战国时文。
- ⑤ 卫宏：东汉人。光武帝时任议郎，治《毛诗》、《古文尚书》。卫宏语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晋”应作“东汉”。

扬雄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法言·问神》）^①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厓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如《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摶？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武帝时，鲁共王^②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③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与伏生所诵相合，因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会巫蛊事^④起，不得奏上，乃私传其业于生徒，称《尚书》古文之学（《隋书·经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缘其写以汉隶，遂反称今文。

-
- ① 扬雄：撰有《法言》、《方言》等书，有《甘泉》、《长杨》等赋。《法言》，13卷，仿《论语》而作。“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按郑（玄）序《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
- ② 鲁共王：即刘余，西汉景帝子。《隋书·经籍志》：“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
- ③ 孔安国：孔子12世孙，汉武帝时任谏大夫、临淮太守。《隋书·经籍志》：孔子旧宅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所谓“五篇相合”，据《孔传序》：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合成五十八篇”，伏生口授的二十八篇分出“相合”的五篇，计三十三篇，加孔安国校二十五篇，总五十八篇。
- ④ 巫蛊事：史称巫蛊之祸。武帝晚年疑有人以巫蛊之术谋害他。宠臣江充遂诬陷太子。太子被逼出奔、自杀。追查巫蛊事死者达数万人。巫蛊，迷信认为伤欲害之人制为木偶埋于地下，咒以巫术，可以害人。